

十七史商榷

十

七

史

有

權

十七史商權卷九十

東吳王鳴盛謨

新舊唐書二十二

韋皋紀功碑

新韋皋傳皋爲劔南西川節度使歷敘皋戰功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順宗立又檢校太尉舊書不載賜碑事歐陽氏集古錄予未見全目但有跋尾不載此碑趙氏金石錄有之云德宗撰皇太子誦正書立於貞元二十一年十二月而王象之作輿地碑目於成都府列唐韋南康碑二注云並在大慈寺殿中今紀功碑尙存成都家觀察鳳儀搨以寄予剝落殊甚殆不可讀首行標題可辨者有川節度大使檢校

中書令上柱國南康郡王韋皋紀碑銘二十二字末行可辨者
有和三年四月廿五日勒九字則立碑之年月也據史碑文乃
德宗御製紀功以褒賜之若然則川上闕者劍南西三字紀下
闕者功字而檢校下闕者當爲司徒兼三字然則立碑當在貞
元時今和字極明其上一字雖漫漶卻的係元字乃其前檢校
下一字雖亦漫漶而的係司字非太字皋死於永貞元年則位
終檢校司徒未嘗加太尉史言順宗進太尉爲非抑德宗製文
以賜者決無不卽勒石直遲至元和三年之理今趙錄固明言
貞元二十年十二月立矣王象之旣言韋有兩碑則予所得乃
後碑而趙所錄乃前碑恐已亡矣前碑當貞元後碑則當元和
而亦出憲宗御製故標題直書名不稱韋公其題首當更有御

製二字

皋遣劉闢謁王叔文

史言王叔文干政皋遣劉闢來京師謁叔文曰公使私於君請盡領劔南則惟君之報不然惟君之怨叔文怒欲斬闢闢遁去皋知叔文多釁又自以大臣可與國大議卽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牋太子暴叔文伾之姦且勸進會大臣繼請太子遂受禪因投殛姦黨

叔文欲斬闢亦見南部新書卷丙

愚謂皋雖有功位已極矣地

已廣矣又欲盡領劔南何其貪也始知叔文專權則私請之鄙甚後知其孤立爲中人所惡則乘閒傾之險甚表請監國豈爲國乎憾其不許闢請耳皋以闢爲腹心闢之亂皋實啟之惜叔文之先見而其計不行也憲宗讐視其父所任用之人而隱德

皋之首請太子監國且上箋勸進故於其死後追思不已曲加褒美碑中宣翼贊之力著恢復之勳禦大災清大難等語此謂皋不受朱泚僞命歸附德宗於奉天猶可至謀猷杖忠義之臣得鎮撫之宜及輸賄委贄等語此謂皋通雲南破吐蕃亦猶可乃又屢稱爲純臣爲忠良則非新舊書言劉闢厲階實皋所爲在蜀侈橫斂財以事月進幕僚皆奏署屬郡刺史又務私其民以市恩其於叔文干請擠陷反覆傾危眞小人之尤豈純臣邪新書一百八十卷李德裕傳言皋在蜀啟戎資盜養成癰疽則功固未足以償其罪也

韋聿避父嫌名

新韋皋傳未附皋兄聿遷祕書郎以父嫌名換太子司議郎舊

書無此言新書所添也但舊書不言皋與聿之父何名新書既欲載此事而其前亦竝無父名令人不曉其何謂

權德輿南康郡王家廟碑

皋父名賁與祕同音
見唐文粹第六十卷

害以河北爲山東

新藩鎮魏博傳首論肅代以下瓜分河北地以付叛將杜牧以山東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賊得之故天下不安愚謂唐以河北魏博鎮冀諸鎮爲山東前於後漢鄧禹傳論山東山西與此亦略同至今之山東則大不同潛邱劄記第三冊言今山東本宋之京東東路京東西路金以都不在汴改京爲山而山字無著矣愚謂今之山東若指爲陝山以東亦可未必遂無著如史記云山東豪傑竝起亡秦是要與河北之山東大異通鑑第

二百七十一卷後梁均王紀下龍德二年晉王李存勖率兵至
新城南候騎白契丹前鋒宿新樂涉沙河而南諸將勸擊之晉
王亦自負云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契丹如我何吾以數萬之眾
平定山東云云胡三省注云河北之北在太行常山之東此下
北字誤當作地觀此則河北之爲山東自明

王莽河

舊書一百四十一卷田承嗣之姪悅傳悅叛馬燧討之李懷光
率禁軍助討王武俊救悅懷光軍敗武俊決河水入王莽故河
以隔官軍水深三尺糧餉路絕云云新書二百十卷田承嗣之
子緒傳緒殺悅自爲畱後朱滔令將馬寔率兵討之進攻魏州
寔瀕王莽河壁南距河東抵博州云云又二百十一卷王武俊

傳敘武俊救田悅決河斷王師餉路與舊書悅傳所敘是一事而稱爲王莽渠攷悅緒據魏博而唐魏州卽今直隸大名府史記河渠書云禹道河至大伾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行平地乃廝二渠以引其河二渠之解有二孟康曰其一出貝邱西南南折其一漯川南折二字有誤不如酈道元解一則漯川則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名是瀆爲王莽河也二渠皆自長壽津以引其河長壽津在今濬縣滑縣之間河渠書又云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通淮泗天子發卒塞瓠子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據此司馬遷以武帝塞決爲復禹迹則其意以西漢見行之河卽禹河所謂北瀆一名大河故瀆者也其實此乃周定王五年河所徙非禹河至漢志魏郡鄴縣故大河

在東北入海此漳水與河經流徒駭相亂尤非禹河據鄭康成
注禹貢以屯氏河爲禹河也自王莽時北瀆又空河奪漯以行
自朝城東出矣悅緒傳云云猶是後漢所行酈道元所見之道
彼時在代德閒王莽河已涸不待言故決水入之而僅得三尺
抑雖涸而河形猶在故瀕河置壁也唐史少及河事聊一攷之
歸卒於魏州

舊田宏正傳宏正由魏博節度使移鎮冀以與鎮冀有怨以魏
兵二千爲衛從朝廷不許明年七月歸卒於魏州文義滯拙忽
稱兵忽稱卒殊不分明當云明年七月宏正不得已乃歸其兵
於魏州

朱滔王武俊將救田悅

舊張孝忠傳朱滔王武俊謀叛將救田悅於魏州原本作詔田悅救於魏州案田悅乃承嗣姪世濟其惡與朱滔王武俊同逆時馬燧等率王師討悅故滔武俊欲救之間人詮原本大謬近本改是

李寶臣傳異同

李寶臣本安史逆黨其後來降新舊二傳頗多異今有寶臣紀功載政頌碑尙在眞定府察院故址予得其拓本殘缺甚就可辨者與二書亦有異始名張忠志降後賜姓名二書同今碑第一段有云我亞相張公忠志又云公越在東土受制宇下此卽敘其從祿山事與史合其拒安慶緒而降舊但言爲恆州刺史而新則添封密雲郡公今碑第二段有授恆州刺史封密雲郡

云云正與新合史思明反寶臣又叛從之思明敗不受朝義命而降舊所敘只如此新則添敘寶臣爲賊固守與賊黨辛萬寶相犄角思明死殺萬寶今碑第三段先云歸於朝朝廷嘉茂功錫禮部尙書兼御史大夫成德軍節度使清河郡王賜姓李率寧全趙開復東土是用苴白茅昭崇武功史不言御史大夫省文史言封隴西郡王在大厯末碑說拒史朝義初來降事故封清河此碑立於永泰二年隴西乃後來改封也碑於此段下追敘其功有云慶緒奔鄴修好於公又云思明外公以其黨辛萬寶又云夏四月戮萬寶又云朝義播亡係命於公自公歸朝是翦厥翼翌日公會王師於趙郊恭行天用勦焉亦與史合但碑多飾詞耳史言寶臣拒朝義降卽有恆定易趙深冀六州而碑

敘此事則云克諸五州允奉如一虜不我制公用哆然又云戎
性沓貪南自相魏邢貝東至滄德瀛鄭疋夫疋婦蕩在草莽越
踐公境宣服公威惕惕瞿瞿攝進成序若公在首五州之人無
荒寧風行於冀冀人熙熙此止言五州與史不同未詳碑又云
惟九年冬帝命宗臣特拜右僕射其碑首標題亦有右僕射字
而史作左僕射疑亦後來所轉但碑立於永泰此必非大厯之
九年而天寶末至永泰紀年無九年此亦未詳碑又稱公德載
於人人以蔭殖翼贊三主鋪敦四凶聖咨乃賢神被乃祿惟公
牧恆爾有君臣公正爾有父子公保爾有灾厲公奠爾有稼穡
公成微公疇依昭茂德崇豐碑阜成於文庶永於世克建樂石
最揚頌聲頌曰惟君配天惟臣配君嶠嶠我公爲君武臣翼贊

皇家奄有世勳其誇美如此三主元肅代也四凶祿山慶緒思
明朝義也寶臣玄宗時爲射生子弟叛從祿山降而復叛叛而
再降凶狡悖逆罪不勝誅何翼贊之有陸贄論關中事宜狀曰
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升平者李正已李寶臣梁
崇義田悅是也碑支度判官王佑文推句官王士則書皆其幕
僚大書深刻欲欺天下後世然是非千載炳然小人姦言則何
益矣

王武俊傳脫誤

舊王武俊傳趙州刺史康曰知遣人謂武俊曰惟岳孱微而無
謀何足同反我城堅一未可以歲月下且惟岳恃田悅爲援
前歲悅之丁勇甲卒塗地于邢州城下猶不能陷況此城乎復

給僞手詔招武俊信之遂倒兵入恆州率數百騎入衙門使謂
惟岳曰大夫舉兵與魏齊同惡今田尚書已喪敗李尚書爲趙
州所聞軍士自束鹿之役傷痛軫心朱僕射強兵宿境內張尚
書已授定州三軍俱懼殞首喪家間有詔徵大夫宜亟赴命案
勇原本作男是招武俊之下宜重武俊二字原本近本皆脫今
以意添魏齊原本作魏帥魏帥卽田承嗣也但上文並稱承嗣
與李正已下文亦並舉田尚書李尚書此處不應專言魏帥齊
卽正已也當從近本所改朱僕射滔也張尚書孝忠也授原本
作援是

王鎔傳未了

新藩鎮鎮冀王鎔傳未敘鎔事未了闕然便止古來紀述家無

此體裁當贅一句云後事入梁在五代史

李元諒傳互異

舊李元諒傳與新傳詳略互異元諒由潼關節度移鎮隴右貞元五年十月華州吏民爲立楸功昭德碑張濛謨韓秀弼八分書顧寧人云今在州治大門內予得搨本尙可讀舊書元諒始爲鎮國軍副使領州事在潼關領軍新但言鎮國副餘皆省去以守華州拒朱泚功加御史中丞又省去似尙可及遷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關防禦鎮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工部尙書新書乃但書其爲鎮國節度其餘盡削去則非也觀碑首標題因元諒已遷隴右而碑立於華故連累書之曰潼關鎮國軍隴右節度使其御史大夫華州刺史亦具書之可見新書刪削之非

其後又加檢校尙書右僕射實封七百戶新改爲左僕射五百戶而碑正作右僕射碑敘戰功皆與舊合其同李晟收京後出屯章敬佛寺正與碑合而新改爲出屯近郊恐皆以舊爲正至於未收京之先新添出李希烈師出關朱泚使劉忠孝召還元諒斬之所召兵不得入一節斬徐庭光馬燧怒將殺元諒新添出韓游瓌救解一節與渾瑊禦吐蕃新添出涇原節度李觀與元諒相表裏一節皆碑所無其前兩節新書或別有據至李觀與元諒相爲表裏舊書已詳觀傳故於元諒傳不復出新書乃取舊觀傳中語入之元諒傳而於觀傳又不便竟削去乃但云平涼之盟吐蕃不得志不得志者何語也明是有意改移竄易閱者之耳目宋祁用心如此予所不解傳曰仍舊貫何必改作